

老舍先生长女舒济很喜欢的有声版本

O
TING
经典
有声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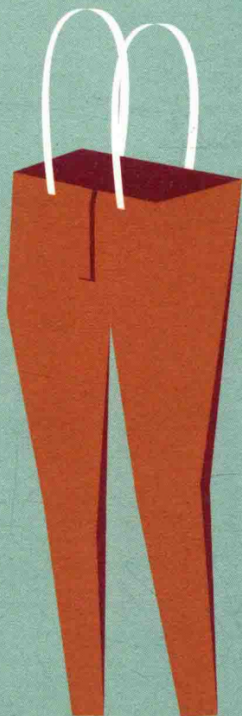
爱听
老舍
LAO SHE

I
——
短篇小说
精选集

老舍 著
段纯 播讲



CRI主播段纯



我这

且说

老字号

兔

黑白李

抱孙

柳家大院

开市大吉

微神

马裤先生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O
C
T
I
N
G
经典
有声版

爱听老舍 I : 短篇小说精选集

老舍 著

段纯 播讲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听老舍.I, 短篇小说精选集 / 老舍著.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7.3

(爱听系)

ISBN 978-7-5078-3791-9

I. ①爱… II. ①老…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1644号

爱听老舍I: 短篇小说精选集

著 者 老 舍
播 讲 者 段 纯
责任编辑 李芬芳 李 卉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010-83139469 010-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
邮编: 100055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00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7年3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3月 第一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含mp3光盘)

CRJ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出版说明

为纪念伟大的文学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了“爱听系”丛书三种：《爱听老舍Ⅰ：短篇小说精选集》《爱听老舍Ⅱ：短篇小说精选集》《爱听老舍Ⅲ：散文精选集》，收录老舍经典、幽默、适合播讲的作品，并特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著名主持人段纯进行京字京腔京音京韵播讲，原汁原味地呈现老舍作品的京味儿。随书附赠MP3光盘，亦可扫描二维码收听全书播讲音频。

鉴于入选作品为老舍在不同时期所写，编辑在加工文字的过程中，遵循的原则是：第一，保留老舍写作时的遣词用字、语法、标点符号和外国人名、地名等的译名，比如“偶而”“身分”“作皇上”“阔老”“晏请”“好吃懒作”“接联不断”“原故”“我慢慢的走出去”“端阳，中秋，新年”“大概是光绪三十年前的一、

二年”“弗洛衣德”“爱因司坦”“科仑布”“堪司坦丁堡”“罗曼司”；第二，用作比喻意义的“象”“好象”改为“像”“好像”；第三，在保持老舍原来遣词用字的基础上，编辑还对原文的错误之处进行了勘正，比如“印席”勘正为“印度”，“筑竹寺”勘正为“笪竹寺”，“园通公园”勘正为“圆通公园”。

有不当之处，敬希读者诸君指正。

关注“阅库”

微信号 readercool



回复每篇作品名称

即可收听全文播讲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何冰致段纯的一封信

段纯：

你好！

你让我写个序，可哥哥不会写，再说写序通常是一个高手对作者的推介和读解，我也没有这个自信。不过好在我也指着练嘴为生，很想谈谈听后感。

先说说整个感受。接到音频我本想抽空听听或装进手机跑步听。听了几个之后，情况变成了这样：我会选在晚上，全完了事儿，一个人儿坐进沙发，只开台灯，倒杯酒，就着你的朗读，也被你领着进入老舍先生的世界，回到昨天的北京。听这个集子成了我最近一个很享受的事情。

边听我会边想，虽然我们是表兄弟，可我们并不十分了解对方。这是我们交流时间最长的一次。这让

我对你有了一些认识。因为朗读这个事儿表演者本人是无处藏身的，你非得有个态度和立场不可，更何况还这么多篇，自己基本上交代给听众了。选的内容就不说了，老舍先生，伟大的作家。我所在的北京人艺到今天看家的戏依然是《茶馆》。读他的作品永远是学习。听得出来你有你的理解。我边听边在内心与你交换对每篇作品的体会。这些作品我都读过，有时你给了我新的一触；有时我们看法一致，我就笑；有时也想和你商榷。这都不重要，老舍先生的作品是可以读一辈子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读到的东西会越来越多，会不一样。但让我高兴的是，在你的朗读中我听到一种恭敬，一种尊重，一种借着朗读表达的对生活中的美、亲情、优雅、幽默和人情世故的看法。而这一切都饱蘸着忠诚与温暖，我终于知道你喜欢什么了。兄弟，我也喜欢。

嘴里也好，有字儿，清楚。这我得夸你一句，尤其长句子读得好，那里边好些个转折，铺陈，为表达一个意思，不好读。能把叙述和人物语言处理成一句话不容易，那不光需要嘴皮子利索，还得理解才行啊。挺好。北京话有他自己的旋律。当年我们排《茶馆》的时候，舒乙先生给上课就说演老舍先生的戏是有腔

调的。这句话听着有问题，这不是要文艺腔吗？不是。因为老舍先生就是用方言写的，北京话就有腔调。这个腔调里有一整套价值观，有全部的人物关系，有着种种的周全。这个旋律本身是有表情的。老说北京话油滑，是，周全就有油滑的色彩；可也别忘了，周全也有厚道的成分啊。你别说，你掂兑得还挺好。

今天在北京难得听见一帮北京人聊天。我小时候有同学住花儿市，院儿门口老太太聊天儿，我一北京孩子愣听不懂。快到难以想象，嘴里劈了啪啦。但那语言中的相互捧着聊、凑着趣儿说，也有尖酸刻薄，连挖苦带损你能感觉到。似乎交流的内容并不重要，主要是过嘴瘾。他们的内心呐？应该是个挺亲热的劲儿。生活远比我们演得要生动万倍。真好听。反正我有时候还上网看老视频，比如启功先生教写字。不为学写字，为听您说话。官话也好听。其实不论土话、官话，都是我们对少年时内心美好的一种追忆。像凉水拔过的糖拌西红柿、半夜的剩菜汤拌凉米饭，嘴里是香，心里是恬。听你这个集子有这意思，要不，我怎么老弄杯酒呐？

就朗读方面有很多问题可以交流。比如，读老舍先生作品是在演老舍吗？自我该投放多少？演人物该

使多大劲儿而不伤叙述？好多问题我也在学习，给不出答案。或者说根本不用想这些，就跟着心走也行。反正最后好听就行。这事儿有时没道理，有人张嘴别人就爱听。我们叫台缘儿，你这叫嘴缘儿，你的嘴缘儿不错。停顿有了，但有时不够狠，你心里有诗，就别管快慢！有的篇章太快了。尽可能少想客观，多想主观。对了！不要被语言带走，语言是为意思服务的。控制得不错，但要常提醒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最容易成壳儿。

祝贺你！完成了一个作品！

问家人好

冬安！

冰哥

2016.12

目 录

马裤先生 | 003

开市大吉 | 011

柳家大院 | 022

抱孙 | 038

黑白李 | 052

兔 | 075

老字号 | 100

且说屋里 | 110

微神 | 134

我这一辈子 | 155

“他的举止动作好像老追不上他的感情，无论心中怎样着急，他的动作是慢的，慢得仿佛是拿生命当作玩艺儿似的逗弄着。”

——《黑白李》

马裤先生

火车在北平东站还没开，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戴平光的眼镜，青缎子洋服上身，胸袋插着小楷羊毫，足登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你也是从北平上车？”很和气的。

我倒有点迷了头，火车还没动呢，不从北平上车，难道由——由哪儿呢？我只好反攻了：“你从哪儿上车？”很和气的。我希望他说是由汉口或绥远上车，因为果然如此，那么中国火车一定已经是无轨的，可以随便走走；那多么自由！

他没言语。看了看铺位，用尽全身——假如不是全身——的力气喊了声，“茶房！”

茶房正忙着给客人搬东西，找铺位。可是听见这么紧急的一声喊，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放下，茶房跑来了。

“拿毯子！”马裤先生喊。

“请少待一会儿，先生，”茶房很和气的说，“一开车，马上就给您铺好。”

马裤先生用食指挖了鼻孔一下，别无动作。

茶房刚走开两步。

“茶房！”这次连火车好似都震得震动。

茶房像旋风似的转过身来。

“拿枕头，”马裤先生大概是已经承认毯子可以迟一下，可是枕头总该先拿来。

“先生，请等一等，您等我忙过这会儿去，毯子和枕头就一齐全到。”茶房说的很快，可依然是很和气。

茶房看马裤客人没有任何表示，刚转过身去要走，这次火车确是哗啦了半天，“茶房！”

茶房差点吓了个跟头，赶紧转回身来。

“拿茶！”

“先生请略微等一等，一开车茶水就来。”

马裤先生没任何的表示。茶房故意地笑了笑，表示歉意。然后搭讪着慢慢地转身，以免快转又吓个跟

头。转好了身，腿刚预备好要走，背后打了个霹雳，
“茶房！”

茶房不是假装没听见，便是耳朵已经震聋，竟自没回头，一直地快步走开。

“茶房！茶房！茶房！”马裤先生连喊，一声比一声高：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以为车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茶房始终没回头。马裤先生又挖了鼻孔一下，坐在我的床上。刚坐下，“茶房！”茶房还是没来。看着自己的膝盖，脸往下沉，沉到最长的限度，手指一挖鼻孔，脸好似刷的一下又纵回去了。然后，“你坐二等？”这是问我呢。我又毛了，我确是买的二等，难道上错了车？

“你呢？”我问。

“二等。这是二等。二等有卧铺。快开车了吧？茶房！”

我拿起报纸来。

他站起来，数他自己的行李，一共八件，全堆在另一卧铺上——两个上铺都被他占了。数了两次，又说了话，“你的行李呢？”

我没言语。原来我误会了：他是善意，因为他跟着说，“可恶的茶房，怎么不给你搬行李？”

我非说话不可了：“我没有行李。”

“呕?!”他确是吓了一跳，好像坐车不带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四只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

这回该轮着我了，“呕?!”我心里说，“幸而是如此，不然的话，把四只皮箱也搬进来，还有睡觉的地方啊?!”

我对面的铺位也来了客人，他也没有行李，除了手中提着个扁皮夹。

“呕?!”马裤先生又出了声，“早知道你们都没有行李，那口棺材也可以不另起票了!”

我决定了。下次旅行一定带行李；真要陪着棺材睡一夜，谁受得了!

茶房从门前走过。

“茶房!拿毛巾把!”

“等等,”茶房似乎下了抵抗的决心。

马裤先生把领带解开，摘下领子来，分别挂在铁钩上：所有的钩子都被占了，他的帽子，大衣，已占了两个。

车开了，他顿时想起买报，“茶房!”

茶房没有来。我把我的报赠给他；我的耳鼓出的

主意。

他爬上了上铺，在我的头上脱靴子，并且击打靴底上的土。枕着个手提箱，用我的报纸盖上脸，车还没到永定门，他睡着了。

我心中安坦了许多。

到了丰台，车还没站住，上面出了声，“茶房！”

没等茶房答应，他又睡着了；大概这次是梦话。

过了丰台，茶房拿来两壶热茶。我和对面的客人——一位四十来岁平平无奇的人，脸上的肉还可观——吃茶闲扯。大概还没到廊房，上面又打了雷，“茶房！”

茶房来了，眉毛拧得好像要把谁吃了才痛快。

“干吗？先——生——”

“拿茶！”上面的雷声响亮。

“这不是两壶？”茶房指着小桌说。

“上边另要一壶！”

“好吧！”茶房退出去。

“茶房！”

茶房的眉毛拧得直往下落毛。

“不要茶，要一壶开水！”

“好啦！”

“茶房！”